

0/10

门头沟文史

第十二辑

北京市

已付

7-11新目录



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2003 年 12 月

门头沟文史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3年12月

政协门头沟区第六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安兴柱

副主任：何建忠

顾 问：李国平 赵莺飞 张守玉

委 员：唐树青 赵永高 刘义全

傅永健 潘惠楼 臧秉旭

门头沟区政协文史办公室

主 任：何建忠

工作人员：杨玉英

门 头 沟 文 史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1.125印张 270千字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门头沟文史》十二辑 目 录

战争年代

- 轰炸日军西苑机场的前后 刘天军(1)
国民党德州十三县“剿总”司令落网记 刘天军(3)
回忆六区的游击工作 李永举 吕仁(7)
战争年代我经历的两件事 张子春 张文华(11)
火村阻击战 张文发(15)
高铺深夜抓俘虏 张俊义(18)
我参加的一次伏击战 张文发(21)
昌宛县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破获记 刘天军(23)
回忆十字道阻击战 任成利(26)
国民党在中门寺沟征兵 安 武(29)
抗斗争的堡垒——马家套 袁树森(31)
狼儿峪惨案制造者之一 刘天军(36)
里应外合伪军反正 刘天军(39)
一场自发的反霸斗争 袁树森(42)

初曙风云

- 《五联村》与封建寺庙势力的斗争 刘天军(49)
张振凯与包工柜 孙奎印(54)
反动地主武装“白箍”六大队 刘天军(66)

人物春秋

刘仁同志为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平反	张广来(70)
养蜂世家	杜宏业(73)
我的父亲——马润新	马金环(77)
受过皇封的中医杨立滨	佟润才 肖永旺(85)
一位老公安干部的回忆	刘天军(88)
老公安战士——王朝义	刘天军(92)
钟敬文与京西民俗	齐鸿浩(97)
抗日英雄杨润甲	张广来(100)
机智勇敢救乡亲	袁树森(105)

难忘岁月

难忘的岁月	焦志新(109)
柏峪村的秧歌戏	袁树森(131)
四省一市代表团到燕家台	赵森林(141)
拉骆驼	董学勤(144)
电灯广播进山窝 村民新鲜趣事多	韩志有(147)
我在家乡悼念毛泽东主席	薛 银(150)
建国初期的一次社会实践活动	师菖璞(153)
宛平县抗日烈士纪念碑迁移	刘义全(156)

创业之路

大台煤矿早期实行的股份制	董学勤(160)
解放后的门头沟治水公司	孙奎印(163)

火村是如何变成“水村”的	袁树森(170)
计划经济时期的面粉供应	张广来(180)
初始振兴斋堂经济的物资交流大会	谭怀孟(191)
新马路与安全街	张俊义(193)

时代足迹

门头沟“煤栈同业公会”押运队	刘天军(199)
解放前后外十三地区的运输业	安 武(202)
宛平县委整风审干学习运动	张广来(205)
扫盲乐	张俊义(214)
王家楼扬水站	韩志有(224)
门头沟区首次举行焰火晚会	董学勤(227)
六十年代冯村的防空洞建设	薛 银(230)
古村桑峪的小手工业	谭怀孟(233)

史海钩沉

西峰寺与奕訢祖孙	齐鸿浩(238)
紫柏尊者与潭柘寺	门学文(240)
京西的“娘娘”崇拜习俗	齐鸿浩(244)
桑峪村的麻	杨德林(250)
牛战村历史风貌杂谈	吕仁 刘聚策(254)
永定河畔七月十五放河灯	陈 雷(263)

模范典型

教养员贾立银	赵正有(265)
--------------	----------

市劳模谭怀财事迹	赵正有(267)
市劳模王福佑	赵正有(270)
党的好干部张进霖	张广来(279)
市劳模梁士兰	赵正有(282)
放羊馆	赵正有(284)
情系北京千里谢恩人	张文华(287)

古迹寻踪

万佛堂村西发现明代太监墓	董学勤(292)
龙泉雾村的古庙——洪智寺	陈 雷(294)
碑刻中的经济组织	齐鸿浩(296)
难民藏身地——刘大洞	韩志有(302)

山水风光

万佛山的风光古迹	董学勤(304)
永定河铁事五则	张文华(320)
《门头沟文史》已故撰稿员名录	(327)
《门头沟文史》7—11辑目录	(333)

轰炸日军西苑机场的前后

刘天军

1945年7月底的一天，平西宛平县公安科科长杨明新风尘仆仆赶到了韭园村，找到了五区治安员韩祥贵。一见面，杨科长就说：“可找到你了。”韩祥贵说：“什么事呀，这把你急的。”杨科长说：“因为日军的飞机常出来轰炸，边区让我们搞一份日军西苑机场的地图交给美军援华航空队把机场给他炸喽，你又兼任着六区、七区的治安员，我思摸着这事得由你来办，就找到你这来了。”韩祥贵问：“这地图上都要什么呀？”杨明新科长说：“按照上级说的美军飞机驾驶员的说法，得有风标、方向、地形、跑道位置、停机方向、停机数量、弹药库、油库的位置、塔台的位置、防空武器的位置”。韩祥贵听了后说：“这挺麻烦，我又不熟悉那儿的情况，还得找人办去”。杨科长说：“这图要的很急，美军航空队飞机在边区等着呢，你无论如何得完成这个任务”。韩祥贵问杨科长：“你给我多长时间办这事”？杨科长说：“越快越好，最好一个礼拜至十天的时间”。韩祥贵说：“哪我想办法吧，那情报图弄来上哪找你去”？杨科长说：“你定吧”。韩祥贵说：“你到庄户村南坡张德才家等我去吧，我完成任务后上那儿找你去”。……

韩祥贵接受任务后，派人给日伪警察局第九警察所的所员张继英（地下关系），捎了信，让他第二天到王平村见面。第二天见面后，韩祥贵将情况跟张继英说了，问张怎么个办法，张继英说：“这事不好办，我要是在宪兵队还好办点儿，现在这差事脱不开身”。韩祥贵说：“这事不好办也得办那”，张想了想说：“这么着吧，我认识日军里的一个翻译，明天咱们到城子火车站见面，我给你再想办法”。

到了第二天,张继英带韩祥贵在城子火车站与其它关系见了面,张通过自己曾在北安河警察所呆过,那边有熟人的条件,在蓝靛厂找了办这事的人。然后,张继英对韩祥贵:“这事你就甭管了,我找人给把这事办了,你就等信吧”。

为了稳妥起见,到了第四天韩祥贵又通过大台警务段的关系,给西直门警务段的宋志荣挂了电话。宋志荣从西直门赶到大台与韩祥贵见了面,韩祥贵向宋说了侦察日军机场的事,宋志荣说:“这事好办,我就是那边的人,正好我有个亲戚在飞机场里当差,我找他把情报图弄来给你不就得了吗”!韩祥贵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说了就得办好”。

宋志荣说:“没事,你就等信吧”。二人说完后宋回西直门了,韩到桃园村的地下关系家住了下来。

过了七、八天后,宋志荣到了大台警务段,通过唐亚斋把情报图给了韩祥贵;隔了一天,张继英也把他的关系搞来的情报图送到了韩祥贵手里。韩祥贵比对了两份情报图后觉得差不多,标图可靠,基本上符合杨明新科长提出的要求,于是在第九天上把情报送到了在庄户村等候消息的杨科长手里。杨科长又立即派人把情报图转送到了边区。

美军援华航空队接到情报图后迅速出动飞机把西苑机场和南苑机场一齐炸毁,日军终于没有了还手之力。时隔几日后日本宣布投降,平郊地区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国民党德州十三县“剿总”司令落网记

刘天军

1948年,解放大军横扫华东大地,流窜在山东地区的国民党残匪纷纷外逃,曾先后杀害我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300余人的德州十三县“剿总”司令史存善也化名逃走,一时间杳无踪迹了。

1948年8月的一天,门头沟城子矿区来了一个浓眉大眼、高鼻梁、长方脸、尖下巴,长着一双元宝耳朵,戴着一顶鸭舌帽的约40来岁的汉子。他带着一个女人、一个青年,在城子车站街88号安家住了下来。几天后,这个汉子开了一个饭铺,他自己当老板,那个青年当伙计。当有人问他们时,那汉子说:他叫史振山,由山东逃难过来的,那女人是他媳妇,那青年是他表弟叫蔡树昌。过了一段时间,因市面萧条,饭铺生意不好做,便关了张。史振山经方××介绍到“中英”矿城子分矿二号柜做了矿工,不久蔡树昌也到了矿上做工。

1948年4日,隆隆的枪炮声过后,门头沟城子矿区解放了,戴大皮帽的解放军驻进了城子矿区。多少年来被压迫在最底层,“吃着阳间饭,干着阴间活”的矿工们翻身做了主人,他们开始过上了幸福生活,带着解放了的喜悦进行忘我的劳动。在门头沟“中英”矿,“中英”矿城子分矿,很多翻身了的农民加入了建设新中国的矿工队伍。

然而,一些国民党散兵,外逃来的伪军政警宪特人员,外逃来的土匪、恶霸等也利用矿山深处这一特殊的环境条件,趁机混进了矿工队伍,他们不甘心失败,暂时潜伏下来,准备继续从事破坏新中国的犯罪活动。

门头沟城子矿区解放后,人民政府首先开展了对国民党、三青

团及国民党军政警宪特匪的登记工作，至1949年3月31日第一次登记结束。1949年4月，平西矿务处成立，5月11日，平西矿务处改为平西煤矿公司。6月，矿区开始了户口查对工作。8月1日，又开始了对国民党、三青团、国民党军政警宪特匪等人员的第二次登记工作。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治安整治运动，社会户口清查登记工作，使一大批潜伏下来的国民党、三青团、国民党军政警宪特匪等人员落网，一些隐藏较深的国民党残余人员也面临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了，门头沟区的各级人民政权也完全建立了起来，平西煤矿公司又改名为京西煤矿公司，门头沟煤矿、城子煤矿也单独建制并建立了矿山的保卫组织。

1950年8月，城子煤矿的保卫组织正式定名为保卫股，接收接管矿山时的公安干部张进款担任了保卫股股长。8月23日，城子煤矿采煤二组的组长霍××到保卫股汇报，说他总觉得他们组的工人史振山有问题，这个人年轻、有文化、很讲究卫生、他老婆比他年轻很多，这么一个人应该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怎么会甘心在矿上做工呢？保卫股听了汇报后，便同城子派出所分别开展了内外调查。调查过程中，蔡树昌因偷东西被抓住，城子矿保卫股对其进行了审查。审查中，蔡不知保卫股掌握他多少问题的虚实，除交待了现行问题外还交待了自己的真名叫王金星，和史振山同在济南宪兵队干过，史振山的真名叫史存善、曾任济南宪兵队营长，自己给史存善当过3个月的勤务兵。另外，“蔡树昌”还交待说史存善还当过山东德州十三县的少将“剿总”司令。

城子矿保卫股得到这些情况后，立即向门头沟分局局长刘际堂等作了汇报，分局向市局二处汇报后立即派人员到山东德州，调查证实了史存善的情况，并带回了他的照片。至此，“史振山”的身份已真相大白，他就是罪恶累累的山东德州十三县少将“剿总”

司令史存善。

证实了“史振山”的真实身份后，门头沟分局会同城子矿保卫股、门头沟公安大队、城子派出所共同制定了抓捕计划。抓捕计划报到市局二处后，市局二处又派了公安总队人员开着侧三轮摩托车到门头沟分局配合行动。

1950年10月1日，门头沟分局局长刘际堂、副局长张万明签发了逮捕令，分局社调科科长杜春醒、侦保科副科长韩祥贵、保卫股股长安善荣等到了城子派出所，会同城子派出所所长李茂增、所员郭宗秀、城子煤矿保卫股股长张进款、干事张志勤等做了抓捕准备工作。这天下午，为了庆祝国庆节，城子煤矿在青年广场、矿工会门口组织了矿工游行，“史振山”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也参加了。游行结束后，“史振山”回到家中坐在小炕桌旁正在喝茶的时候，杜春醒等人到了他家门口。杜科长留下2人守后窗，2人守门，然后同张进款等进屋。进屋后，张股长让史下炕来，史振山在下炕后穿鞋的功夫，张股长等把史摁倒在炕边用铐子给铐了起来，然后带到了城子派出所。在一间办公室内，郭宗秀、张志勤在门口守卫，杜春醒、韩祥贵、安善荣、张进款、李茂增等拿出史的照片问他：“你看这是谁呀”？“史振山”一看傻了眼，承认照片上的人就是他自己。随后，杜春醒、韩祥贵向他宣布了逮捕令，会同安善荣等共同对他进行了审讯，至此，“史振山”的伪装已完全剥去，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终于落入了法网。

史振山，真名史存善、男、39岁、该人23岁时开始当土匪，在山东德县王牙沟齐万同匪首手下跟班，二年后任齐匪所部六大队队长。1942年，史存善带手下百余人投降日寇，任日伪保安队中队长，手下有400余人枪，19挺轻机枪，后任日、伪义勇军第六支队长。

日本投降后，史存善任山东省保安总队大队长，后任德州十三县少将“剿总”司令，拥有步枪3000余支、机枪50余挺、小炮50余

门、统领匪徒 6000 余众。1946 年,该部被人民解放军围歼,史存善又逃往济南,充任国民党济南宪兵队营长。史存善从匪后,当年即杀害我革命干部 2 人,在德州王牙沟地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所不为。他的 5 房姨太中,有一人就是被他亲手所杀。日本投降后,史存善带领暗杀团在德平县一次就杀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 100 多人,我民主政权的县长吴臣武、德州六区区长、区长助理及村干部 9 人均死于其手。济南解放后,史存善又带其四姨太先后逃至浙江、南京、张家口等地,最后至门头沟城子矿区终被捕获。

1950 年 10 月 2 日,罪大恶极的匪首史存善被门头沟分局干部及公安总队押往市局,后遣回原籍处决。

回忆六区的游击工作

李永举 吕仁

1947年,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挑起了新的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宛平六区沦为游击区,是离敌人不远的前沿阵地,环境非常恶劣。我宛平县六区区长刘连就是这时被捕的。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对敌斗争,1947年2月,县大队一连一排副排长魏元有,带领我们9名战士,来充实六区小队的武装力量。六区大致在石古岩和韭园附近的十几个村庄,离敌人最近的斜河涧距琉璃渠敌占区仅三里地,其他村也多靠近九龙山根,属敌我拉锯地区。区小队和武工队的任务,一是配合上级派来的城工、敌工、公安部完成任务,保卫他们的安全;二是配合六区地方干部,开展活动;三是做好宛平县委、县政府机关和县大队的前哨警戒;四是保卫六区革命群众的安全;五是配合正规部队完成歼灭敌人,解放新区的任务。

一次,我们夜里出去执行任务。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才回来。由于任务紧急,一直没顾得上吃饭,回来后又累又饿,大家坐下来就不想再动身了。此时,上级发的一点白面和大米已经吃光了,为了振奋同志们精神,我这个生活管理员要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慰劳大家。同志们听说后立刻兴奋起来。话虽然说出去了,可事情却不好办。吃小米饭我可以去做,想吃别的,没有,吃肉,更没有,怎么办呢?还得大家想办法,经过大家讨论,最后决定每人吃20个煎鸡蛋,如果吃不饱的,再吃大豆子小米饭,管饱吃。这次改善伙食,大家特别满意。饭后,队伍踏踏实实地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当时的工作环境恶劣,条件十分艰苦。有神无庙,布兜子就是

区公所。宛平六区是游击区，谁主持区公所的日常工作，谁就挎着一个黑布兜子，里边装着一方一长的宛平县六区公所的两枚公章、两支毛笔和一个铜墨盒，还有十六开的几张毛头纸（窗户纸）。哪里有事，就到哪里办公。正是：天当房，地当床，石头当板凳，膝盖是写字的好地方。为了隐蔽，布兜子一般由民政、财政、实业、教育、粮秣五位助理员轮流挎着，并没有死规律。

1947年5月，敌人为了破坏我后方根据地建设（主要是一、二、三区）和扩大还乡团的势力，把靠近敌占区的落坡、南港、黄土台、抢风坡的老百姓大部分都驱赶到门头沟去了。落坡有30多群蜜蜂，已经无人照管了。区委领导为了保护群众财产，命令我们将30多群蜂转移到安全地带。于是，我们组织当地留下的老百姓每两人抬着两窝蜂转移，正走在路上，突然有人喊敌人来了。抬蜂的人一听敌人来了，马上放下抬杠，撒腿就跑了。区公所的同志有的从哨位上下来，有的从村中出来，跑到蜂窝跟前。准备抬蜂箱，由于蜂箱受震动，不少门被震开，蜜蜂飞出来蛰人。大家抬着边走边轰，结果越轰越多，越轰越蛰。没办法，大家急中生智，干脆一把一把地把飞出的蜂全撵死了。跑出去大约30多步，我身上基本上没蜂了。有一个姓杨的小战士，只顾轰蜂，却丢了武器。返回二里多地，才找到武器，然后上了牛角岭。事后才知道，这次是坏人破坏运蜂，故意撒谎喊敌人来了的。

1948年2月25日，驻门头沟的敌人208师，聚集了五、六百人，大举进攻宛平六区，来寻找他们失踪的骑兵。敌人首先围攻韭园和马各庄村。我武工队二班长刘德润同志，用前一天刚刚缴获的机枪，在石古岩后山向敌人扫射。顿时，敌人的机枪声哑了，接着就拖下一个人去，看样子是敌人的机枪射手。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我武工队迅速撤离了石古岩村。此时，石古岩村的群众都钻进了煤窑洞中躲藏。敌人在村中挨门挨户地搜查，也没有找到骑兵的踪影，气急败坏地把煤窑点了一把火。火越着越大，越着越往

窑里蔓延。敌人跑了，我武工队员回来后立即灭火救人，把窑里的群众全部抢救出来。最后，发现一个小女孩儿被浓烟呛死了，石古岩村支部书记张廷绪也被烧成重伤，活了一个月就去世了。第二天，门头沟的敌人经风口鞍，过十字道、北岭到王平口，继续寻找失踪的骑兵。第三天，敌人的声势更大，来人更多。他们半夜从门头沟出发，走至大台村的时候天刚闪亮。敌人经板桥、庄户、千军台，一直到了大寒岭，才被我县大队阻击回去。自此，我驻煤窝的宛平县委、县政府机关，为了安全起见，转移到了桑峪村（现属斋堂镇）。

1948年9月，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宛平六区的形势也日趋稳定。为了适应和配合全国大反攻的形势，大张旗鼓地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上级给了六区一个征兵名额。当时，要宣传群众，让群众了解上级的意图是有一定困难的。几年来游击六区没有召开过群众大会，因为环境不允许。群众如果参加了人民政府召开的会议，怕给群众找麻烦，国民党还乡团回来了就会反攻倒算。所以地方政府开展工作，都是不公开的单线活动，单线领导，各有各的关系，彼此都不发生横向联系。这次上级要求公开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就是要造成声势，扩大我人民政权的威望。怎么办呢？区委决定，在条件较好、离敌人比较远的东王平村召开全区群众大会，附近村子的群众都参加，较远的村子派代表参加。会前要演出文艺节目，要临时搭台，临时编排节目，自编自演，主题内容就是“某某参军，全家光荣”。决定由区委委员魏国安、区大队长张玉歧等四人负责编剧、排练。当晚折腾了一夜，第二天10点钟才有了眉目。戏台搭得挺大，没有幕布用被单、毯子。这种阵势，在这个地区是空前的，到会群众足有六百多人。当剧演到高潮时，台上有人带领喊口号，台下群情激愤。区委书记杨德道、区长宋怀儒登台讲话。讲革命的大好形势，讲全国准备革命大反攻的征兵工作，号召力很强，大大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这是宛平六区游击时代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革命士气最高的一次空前盛会。

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了。六区公所的全体人员,除留下我一个人看家值班外,其他人员全部去门头沟做接管新区的工作。我一个人挎着装文件的黑布兜子,解决过路的进城大军的吃住问题,工作非常繁忙。六区存粮很少,几天功夫就用完了,一时又调不出来,可把我这个财粮助理员急坏了。怎么办呢?还是向老百姓借吧。借也借光了,上级从五区和二区调来一些粮食才解了燃眉之急。一会儿要粮,一会儿要草,进城的解放军络绎不绝。我一连七天没有合眼,这个黑布兜子也伴随我经过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县委派来新区长王宏远同志和几位区助理员,在韭园组成了新区公所,这个黑布兜子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时光似箭,一晃50多年过去了。往事如烟,但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历,仍历历在目,回忆起来,是一段段的难忘的历史。